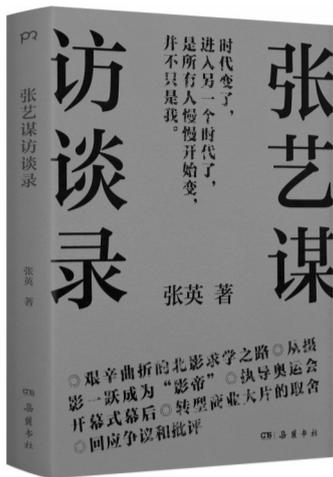


# 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往事

□张玉瑶



《张艺谋访谈录》  
张英  
岳麓书社/浦睿文化  
2024年6月

巴黎奥运会虽然已落幕,但在这个热血夏天留给我们的余温还久久不散。许多年后,我们也许还会想起塞纳河两岸那前所未有的开放空间开幕式,其法兰西风格的独特浪漫,将在奥运舞台留下一笔。也有许多人在这个时刻会再度想起十六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,热火朝天地讨论哪边更美更具创意。当然,艺术不必非有高下,不同的风格,不同的风情,同样展现出一国深厚的历史与人文精神,同样彰显出人类向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——更团结的进取,便是美美与共了。只不过,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,对于中国人来说,无疑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,由张艺谋导演的那恢弘壮丽的开幕式表演令世人惊艳,也令我们自豪,持久不衰。这些情感,在翻阅《张艺谋访谈录》一书的相关章节时,再次点滴汇聚,逐渐喷涌而出。

这是由著名媒体人张英对张艺谋做的长篇访谈合集,关于他奥运会工作的对话,占了将近一半篇幅。采访时间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第二天,趁着海内外传来积极反馈的热乎劲儿,初步卸下重担的张导,话语中虽难掩兴奋和“石头落地”,但依然保持着一个资深艺术工作者的审慎和冷静,对这项光荣而艰巨工作的个中细节娓娓道来。

“壮丽的视觉盛宴”“满汉全席”“独一无二的盛事”,这是2008年8月8日开幕式后海外媒体传递给张艺谋的评价。从2000年的申奥宣传片《新北京,新奥运》开始,张艺谋历经八年的奥运时间,终于结出了较为美丽而满意的果实。这几年,他和团队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尽管他是经验丰富、早已在国际上享

有盛名的著名导演,但导演一部电影,和导演一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表演,根本不在一个量级。

一部电影导不好还有下部,奥运会是第一次在中国举办,百年的机遇,在全国人民的殷切目光和高期待值中,若办不好,岂止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,因此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”。电影导演可以考虑个性化表达,很多末节小事是不用操心的,但作为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,必须要考虑绝大多数人的观看体验和审美心理,任何流程、细节都要经过一层层论证、汇报、审批。艺术上,自是众说纷纭;技术上,既要有新奇的创意又要考虑能否落地实现,既要运用最新的多媒体技术又要确保稳定效果。可以说,在真正坐到“总导演”的这个位置之前,张艺谋就深知将要面临什么、担负什么。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笑称张艺谋是“妥协大师”,“妥协”在这里并不是贬义词,而是一种客观的事实。

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,就是要给人们、给世界看什么。中国五千年历史孕育了深厚的传统文化遗产,要素多样,但表现哪些、怎么表现,是个头绪纷繁的难题。为此,张艺谋和团队征询了各界人士、外国友人的大量意见,他还亲自上网看普通网友是怎么说的。他发现,大部分人的想法是,有奥运会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盛大机遇平台,当然要尽情把家里的瑰宝拿出来展示,“吓你们一跳”。这当然是应有之义,但张艺谋认为,还应有“第二句话”,也就是要体现中国人在自身之外所具有的包容、亲和、宽广的胸怀,那是“民族自信了才会有胸怀”。

有个外国人告诉张艺谋,不要在文艺演出上有

那么大压力,因为那一天已经是中国人了不起的节日了。这启发张艺谋从“人类性”的高度去设想。因此我们看到,开幕式有四大发明、水墨画、戏曲、武术等传统历史文化的演绎,也有向全球征集的笑脸、中外歌星携手站在“地球村”上唱《我和你》、全世界运动员共同完成画卷等环节,展现了中国性和世界性的融合统一。

开幕式上,开场的击缶而歌、活字印刷、孔子三千弟子诵《论语》、和平鸽舞动等,都是极富冲击力的团体大型广场艺术,迄今都是人们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环节。但与此同时,网上也涌现了“人海战术”的评价。开幕式第二天,张英向张艺谋抛出这个问题时,张艺谋认为,“人海战术”并不应该被作为贬义词,因为广场本身就是使人聚在一起产生力量和激情的场所,因此广场艺术一定要使用某种“人海”的观念,尤其是在鸟巢这么大的空间,还要兼顾现场和转播两种不同的观看体验,人少是无法达成效果的,“装置、科技都是死的,人才是最灵动的”。在所有的环节中,他也是对人的表演最放心,因为他相信,以中国人的努力、聪明和志气是一定可以圆满完成这样复杂的演出的,某种意义上说,这样高质量的“人海”效果也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的。

参演人数也并不影响风格的展现。无论是水墨卷轴的打开、敦煌飞天的起舞,还是长城上开出的艳艳桃花、海上丝路的扬帆远航,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中国式的梦幻和浪漫,这也是张艺谋希望传达的图景:“一个民族自信了,它才会梦幻和浪漫。”

# 云落下,湿漉漉的日子里长出春天

□林雨萍



《云落》  
张楚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2024年5月

云落,一个位于冀东沿海平原的小县城,张楚把他的目光留在了这里。亦虚亦真的故事在此间上演,在缓缓通向未来的主线旁边,细碎的支线条条展开,留下不知结局的那些人事,如同云落入海洋,无声无息地被埋进那些湿漉漉的日子里。

矿工失踪案无从查起,五名儿童和十三个人的鞋被挤丢后不知所踪,这些细节在书中一笔带过,却为云落这座小县城披上了一层灰色的纱,“愚”似乎成为生活中人与事的常态。县城拥有最复杂与最精密的关系网,居民们在网线上行走交谈,编织出随性来往的人情世故。常献凯就是在这张网下的桥洞里找回了常云泽,但找回的是不是真的常云泽已然不是目的,目的是找回这位驴肉馆主人的心安。在一切悬而未决都能被划入合理范围的云落县,那些不经意被提起的陈年旧事其实也是故事前提的铺陈,它们凌乱地散落在添油加醋的口头相传里,像水汽一般附着在居住者们的心理上。人们表面上视而不见,人们看上去习以为常。

因此,相比于“归属”,云落县更像一座停靠站,每个人在这里做出自己的选择,而这些选择又在冥冥之中把人和人联系在了一起,让他们尝试着合力扎入脚踏实地的生活状态。万樱与罗小军、常云泽之间的羁绊来自不同人生阶段的心理诉求,她需要一份切实的温存感情来保持对生

活的热情与热爱,以此来对抗无望的生活将她拖入深渊的行径。罗小军在离婚后对常云泽产生过念想,常云泽再遭覆起芳后两人奉子成婚,在实际生活面前,进入温柔乡也不过是寻求安全感的精神方式之一,他们在欲望压力下本能地选择了暂时逃离,在遥不可及的未来到来之前,先着手在情感上求得收获。常献凯对常云泽的寄托,麒麟对过世母亲的依恋,也是在追求亲情残留的余温,以此温暖夜半时分醒来的孤寂灵魂。张楚将麒麟的出走放在了倒数第三章,并让他在路程中碰见首章出现过的中年流浪汉,相似的经历和相同的渴望让男孩与男人的灵魂在此刻重叠,命定的轮回感在此戏剧性的相遇中得到了升华。在心与心的依偎中,人的生命力被逐渐唤醒了。

与此同时,人与人之间的牵绊也生长起来,在情感之外又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,将彼此的生活串联起来。在万永胜遇到的借贷危机里,罗小军的合作社、苏福进的公职、钱行长的投资等都陷入到这个巨大的漩涡之中,可反观他们维系这些关系的初心,也不过是讨一处立足之地。不过,经历了这场狂风暴雨之后,生存下来的人便有了面对生活更加坚韧的心性。以罗小军为例,在看清万永胜的真实意图后,他才将重心慢慢转移到生活本身上,去养老院探望母亲,拎着东西看望老太太,载着万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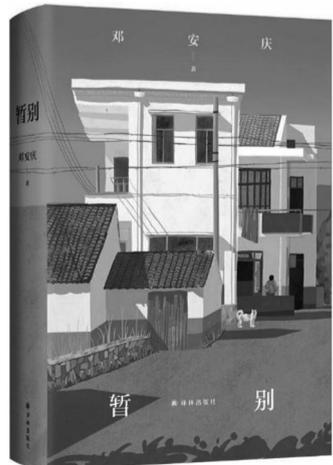
在涑河边吹风聊天,即使最后进入了看守所,万樱的数封来信也让他始终活在铁栅栏之外的世界里,感受着安定后的一片清爽与祥和。同样,在故事的最后,万樱生下了儿子,来素芸重新坠入爱情,常献凯和常云泽找到了人生的新归宿,天青即将出国读博,愈发壮大的麒麟变得越来越懂事,每个人都重新拥有了各自的落脚地与目标,在每一个平平淡淡的日子里等待明天日头照常升起,令人心安的一切循规蹈矩地行进着。在云落成雨之后,他们的心上先开出花朵,长成了云落渴盼已久的春天。

为了保留住这个春天,张楚还在书中常常使用“多年之后”“许多年后”的表达,让文字从空间上受限的云落县城走出来,形成更加广大的叙事时空。虽然《云落》的笔触始终离不开那些家长里短,但人生就是在这些零散的事情中被组建起来,那些过去不被在意的小事或许就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激发出来,然后发现无论怎样成长,我们的身体会代替我们留存住一些过往。这也正是张楚的精妙之处:在这些过往里,人物和读者看到了彼此,也看到了自己。那是很多个“他们”,也是很多个“我们”。

这就是张楚坚守平淡与平凡的文学表达,云缓缓落下,是一种自洽,也是另一种抵达。人们从潮湿的日子里走出来,酝酿着富有韧劲的生命力,一点点破土而出,前往专属自己的春天。

# 归家何处

□赵昱华



《暂别》  
邓安庆  
译林出版社  
2024年7月

乡愁,中国文化的永恒主题,我们总是会美化自己眼中的家乡,离开那片生养了我们的土地之时,故土就成为一种带着梦幻色彩的存在,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,一切远离都只不过是暂别——叶落终须归根,对于乡愁的集体记忆,深深地刻入了我们的文化之中。

《暂别》,“80后”作家邓安庆的散文集,“一个游子的质朴家信,远乡亲眷的深情遥望。”邓安庆以一种坦然的态度,去书写自己的乡愁,他以细腻的笔触,写自己的家庭,写自己长江岸边的故乡,写自己的记忆与告别。

坦然是需要勇气的,正如作者所言,“存在对或者不对,只有真实,这是最真实的自己。”作者将生活中那些不美好的小细节揭示给了读者——对父母的疏于了解,偶尔产生的不耐烦,对于现实生活的逃避……种种细节,真实而可贵。作者写道:“我与父母亲就这样相互牵绊着,直到终有一天,有人起身离去。”我想,这大概也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中,游子与父母的关系。

作者写下这本书,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段记录,在定居江苏苏州以来,他往返于苏州的新家与湖北邓垸的老家之间,像一只候鸟。苏州的新家,

有他的事业,他的未来,他所积攒起的财富;而湖北的老家,有他的家人,他的过去,他所遗留的记忆。四年的时间,他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乡,与亲人留下鸡零狗碎的散碎回忆,然后又匆匆地离去。书中很少写及道别,却又字字离不开家人间的彼此牵挂。这种散碎化的文字所反映的,是最真实的生活,作者力图以真动人,用真实激发读者的共鸣。

作为一本散文集,书中的各个章节似乎毫无联系,却又被一条名为“乡愁”的看不见的丝线所牵连,一次次地与家乡的重聚,一次次地踏上漂泊的旅程。作者写下的,已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故事,而是一种集体化的梦呓,一种对于“家”的集体追寻与共鸣。

“家”在何处?当作者踏上前往北京的列车,作为编辑展开全新的人生时,他以为自己不会再回到苏州,彼时的他,对于苏州是没有好印象的——他在苏州生活的两年半时间,一直在工业城中从事着他不喜欢的工作。可是,十年以后,当他决定离开北京,安家定居之时,他最终又选择了“回家”,回到这座他曾经熟悉的故乡。而当回到苏州以后,亲人所在的那座边缘小城,又成了他魂牵梦萦的那个家。

或许,“家”不过是一个概念,一个承载了人们对于回不到的过去的美好幻想的概念,在都市化的洪流之中,“家”的概念像是一座灯塔,承载了人们对于避风港的渴望。人们总是往美好的事物上堆砌想象,“家”被赋予了太多的意涵。

然而,作者却以真实细致的笔触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:当“家”的概念被剥离了那些溢美之词以后,你是否仍然爱着这个家?作者没有作出正面回应,而是去写母亲黑瘦干枯的手,去写蜷缩在椅子中笑着的父亲,去写父母第一次到达苏州的新家时那股兴奋与不适应——这是可以理解的,对于他们而言,亲情的纽带牵扯着他们来到这陌生的城市,而乡土的情结又在另一端牵扯着他们归去,两种对于“家”的不同诠释吸引着他们,也吸引着作者,到来,暂别,归去,而这种吸引的本质,是爱。

我想,作者所想要写的,不仅仅是一个对于乡愁的描述,这种与“家”的暂别,前往另一个“家”的过程,同样是作者所思考的,作者在书中写道,“我不是已经有苏州那个家了吗?可只要父母还在,那个家就不完全是自己的家。”或许,只有叶落归根的那一天,我们才真正选定了自己的那个“家”。